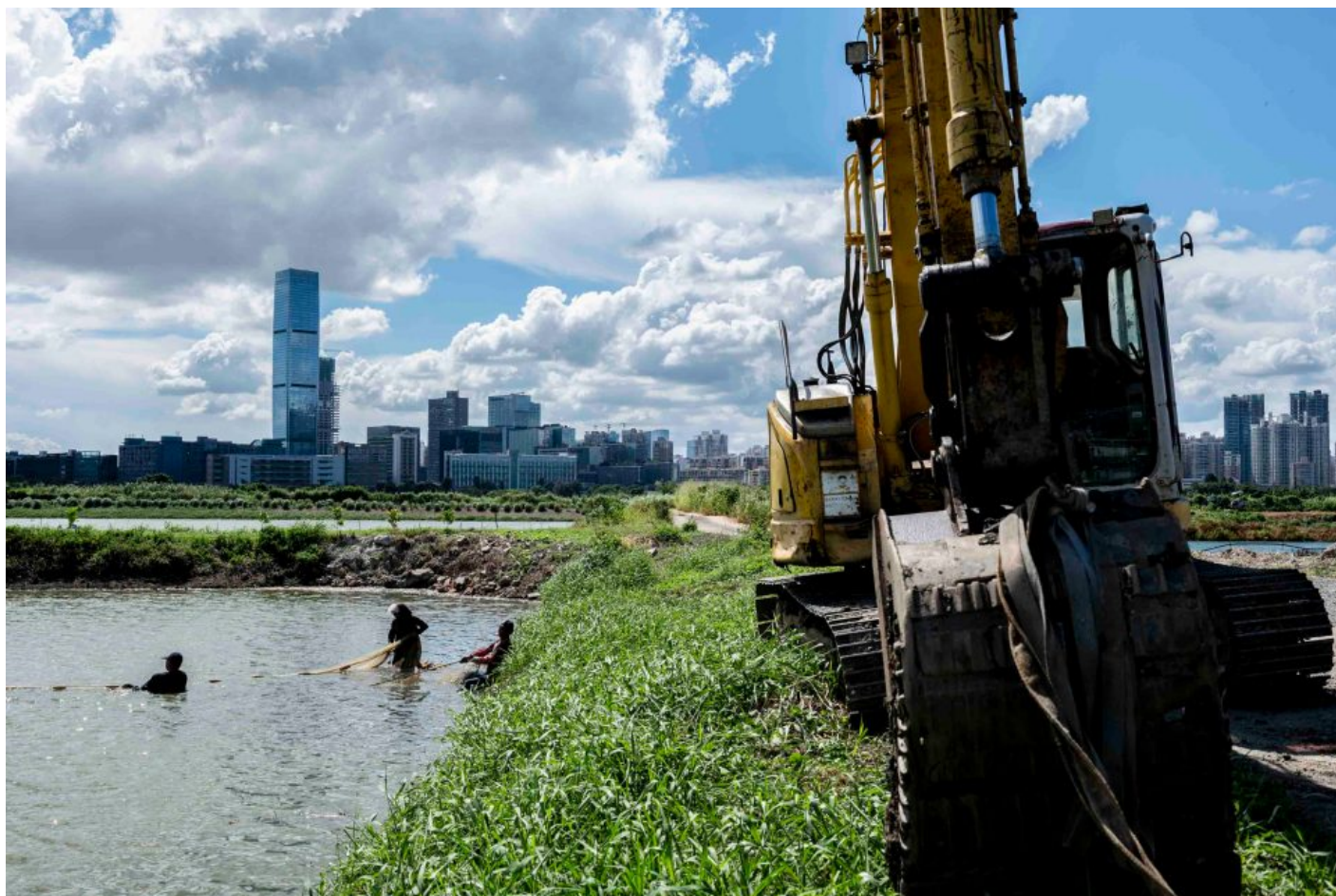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新田收地倒數：他們用一生養魚，看香港塘魚業高低

香港塘魚養殖早已由盛轉衰。收地在即，有人堅持有塘便繼續養，有人心灰意冷欲退場。



下午兩時多，烈日灑滿，一河之隔，深圳高樓林立，元朗新田沒有遮蔭處，片片魚塘波光閃動——又到收魚之時。工人拉起百多米長的魚網，往魚塘另一邊推進，將魚迫到岸邊，再一網打盡，即行內所稱的「刮魚」。魚嚇得活蹦亂跳，唼唼拍打他們的背。一斤一條，一千斤烏頭被迅速冷藏，由貨車運走。

「無囉，收埋呢度無得養，一路少魚塘。」年屆80歲的黎來就頂著日曬，站在塘壘觀魚。他人稱就哥，是新田養魚戶、行內的老行專，小時隨父親養基圍，之後養魚，現時在元朗的新田、甩洲和南生圍管有40多個魚塘。新田科技城啟動在即，就哥估計有五個魚塘將被收回，每年少收20萬斤魚獲。為了彌補出產量，他需要尋覓其他魚塘。

2021年，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將河套區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、新田一帶地方，整合為「新田科技城」，呼應大陸「十四五」規劃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。科技城原本不涉及填塘，但政府在上年更新圖則，將發展區擴大近一倍，牽涉共248公頃的「濕地保育區」和「濕地緩衝區」，面積相等於13個維園，當中將填平90公頃的魚塘作創科用地。香港觀鳥會估計逾30個養魚戶受新田科技城影響。

不過收地與否，塘魚養殖業早已萎縮。1986年全盛期，全港魚塘面積達約2130公頃，現縮減約1129公頃；而淡水魚的產量亦從每年近6000公噸的頂峰，跌至2023年的1052公噸。曾擔任新界養魚協進會（魚會）會長20年的就哥說，魚會一度有六七百個會員，「現在真正養魚的還沒過一百人」，而且是花甲老人。

與以往農村的抗爭不同，這次新田收塘未見大規模抗議。就哥管理多個魚塘，建立了生產線，又有盈餘，所以不想收塘。但他知道，其他小型養魚戶利潤更少，養魚既吃力又無法維生，而且年紀大了，因此情願讓路予政府發展。耕耘一生的事業要步向夕陽，養魚戶紛紛指向一個原因——政府未有重視本地漁農業。

這個夏天，趁魚塘未被填平、人面和風景仍舊，我們到訪三位養魚戶在魚塘邊的小屋。



| [香港漁業發展史](#) /

## 養魚是生計和樂趣，也是大半生牽絆

幾年前，就哥仍會下水刮魚，但腳愈不靈活，現在以監督為多。清晨吃過早茶，他先駕車巡一遍魚塘。下午，他有時在魚會打麻雀，有時回魚塘看工人刮魚。一個月有25天，就哥都吃自己的魚。

「一時吃福壽魚、羅非魚，一時吃烏頭，呢樣啲樣，唔停地食。像我養塘看塘，看來看去都不厭。」他在聯興圍的家也是在魚塘邊，露台外望一片碧水。

養魚的嗜好很難說清。多年來，就哥有錢便買下魚塘，專心想著養得靚、養得多有成功感、「威啲嘅」：「如果我不養魚，如果我的錢用來買磚頭，分分鐘我現在有億幾身家了！」

養魚是生計和樂趣，也是大半生的牽絆。就哥出生在40年代，兄弟姊妹跟他共12人，父親從大陸來港，落腳天水圍，後來在50年代和別人湊份，向政府申請租用南生圍和旁邊聯興圍飼養基圍。新界西北毗鄰后海灣，水漲時，村民把基圍的閘口打開，讓魚蝦蟹隨水沖過來。就哥自小幫忙開關閘口，沒有想過打其他工，一家人「餓不死、飽不食、睇餸食飯」過日子。

六七十年代，隨著香港的農場增加和元朗發展，加上及後深圳工業起步，后海灣水質轉差，從海游來的魚蝦苗減少，基圍被改建成魚塘，就哥一家也改為養魚維生。當時大批大陸移民來港，當中有人熟練養殖塘魚，在新界養魚，就哥便照著學，在60年代自立門戶在甩洲買地養魚。同時因大陸移民激增，吃魚的需求上升，成就養魚的全盛時期。

1969年至80年代，全港魚塘面積由750公頃急升至2千多公頃。天水圍在70年代亦幾乎被全面開發成魚塘，直到80年代被發展成新市鎮，養魚戶才把魚塘遷往新田。就哥回想，新田初時以放基圍和種禾為主，一片平地，他們從頭開墾，用剷泥機挖出魚塘。





養魚是勞力活。就哥的手掌厚實，比一般人大。從前他在小艇頭，追著魚拋網，魚網重20斤，掛上銅墜，一撈是百多斤，又容易失平衡跌下水。那時他未有車子，騎單車把魚送出去，送魚、賣魚、餵魚，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，睡很少，「自己衰格，死都要認叻，就做到死為止。」

養魚要聽天由命。五六十年前未有增氧機，塘裏氧氣不足，魚不能養太大，不然整個塘的魚可在一夜間翻肚，一下子可能損失20萬，這在當年差不多能買到一個錦繡花園的單位（現值大概1000萬港幣上下）。現在雖有機器幫忙，但不免失靈，上年增氧器就曾經沒電，翻了塘。

近年天氣嚴峻，颱風山竹和天鴿襲港時，甩舟近海，幾塘魚走光，就哥掉了200萬。日常天氣變化亦會影響水的酸鹼度，又要監察阿摩利亞的含量和病菌，所以他堅持天天巡塘。守業難，就哥習慣了走魚死魚，「死一塘半塘就算了。」

好光境時，養魚戶靠養魚和鴨，可以風生水起。八九十年代，就哥送四千斤魚到元朗鮮魚批發市場，能賣清光，得到五六萬。同期大陸改革開放，土地多又便宜，香港魚價貴，由大陸供魚到港的易手利潤大，港人於是北上投資開魚塘。就哥沒這本錢，便留在香港。

但是不久後，本地養魚業由盛轉衰。據人類學學者張展鴻在《漁翁移山：香港本土漁業民俗誌》指出，1997年後香港市場開放予大陸，入口配額制度取消，大陸輸港魚類成本僅為500元的報關費。當年本地養魚的成本為28元一斤，但大陸輸港的魚售港幣24元一斤，比本地的成本價還要低。





| /

## 養到政府收地為止

價低之外，大陸淡水魚來貨穩定，而且供應商會將魚直送至店家，節省運輸成本。「整個廣東省都有貨來，湖南湖北也有，你要多少就給多少，但本地的不行，我要一千斤：沒有，今天沒有貨。」本地魚塘太少，「不夠人爭」，就哥估計現時大陸淡水魚來貨量已佔市場九成。漸漸地，到元朗魚市場賣魚的批發檔口愈來愈少，養魚戶拿魚過來，「魚便宜也沒有人要，多過頭也不要。」

養魚要賺錢，重點還是得把魚賣出去。為了求生，就哥把生意做大，和兒子開設公司，聘請工人，又為其他小型養魚戶收魚，一來幫忙他們把魚賣出，兩來壯大自己的貨量，並包辦運輸和零售，一併送往超市和食肆，以及自家的零售店和魚類統營處等。辛苦做下來，每日交魚三千斤，也僅佔淡水魚每日逾百公噸供應量的約1至2%。

就哥說，一個養魚戶至少要管理五個塘，才能勉強支撐開支。他計算，若小型養魚戶聘請批發，工資和運費約三千元一天，加上塘租、飼料費、電費等，但捉一次魚的收入約一萬，還要需時一年多才能把魚養大。「你話點樣搵食？」

每當有人向就哥找魚塘時，他都應道，「買來玩就可以了，如果養魚我就不介紹，費時你蝕錢。」隨著魚塘面積愈縮愈小，他覺得「沒可能搞得翻生」。

未來，就哥的五個魚塘被政府收回後，他會尋覓其他魚塘，或是為其他養魚戶收魚，以填補損失的魚量。他不捨得，「但都沒有辦法，無法抗議」。說到底，「我們都想自給自足，真的不用求別人，自己出貨賣得多少就多少。」





「就哥出產的烏頭一條一斤售港幣40多元，比外面的市場貴。但他說，「味道肯定是本地好很多，大陸那些魚不好吃。真的，我不是誇自己。」曾有新聞傳出大陸淡水魚可能被餵飼激素，就哥說這會令魚失去味道，口感「煙煙靚靚」，「我們的吃麵包、吃公仔麵、吃粟粉。那些特別好吃，就是香口。」

上午，就哥駕車經過魚塘，浮在水面的白方包逐點減少，周遭泛起漣漪，代表魚兒游過來吃了。「你見到便好開心。魚不吃便弊了。」養魚戶以麵包餵魚的原因之一，是因為麵包不像飼料會沉底，方便觀察魚吃糧的動態。

魚苗長大需時一年。待眼前的魚塘完成收魚後，就哥便會放新種。他不知道幾時收地，但不管了，只希望政府延遲，不然便把未養大的苗挪到其他塘，「養到他收地為止，應該還有幾個月的。」

## 以為捱一下就過了，但捱極都不過

早上10時，日頭愈漸猛烈，泥土微暖。71歲的泰哥跟69歲的太太泰嫂餵完魚，泰哥在屋內看電視，泰嫂在屋外收割給鯪魚吃的毛草。他們管理三個魚塘、養三隻貓。

5月的時候，發展局在社交平台上載宣傳片，泰哥是片中主角，笑說最年輕的養魚戶「都已經搭『兩蚊車』了」（編按：60歲或以上香港長者可以兩元搭乘指定公共交通工具），沒年輕人入行，而自80年代中大陸輸入淡水魚後，養魚業一直走下坡。他估計多過10至15年後，香港再沒淡水魚養魚業，「希望政府收回魚塘，留下一些做保育」。

回想那次訪問，他說發展局經漁農署聯絡他，派人到訪。他沒所謂，便讓他們拍攝，沒有預先想好回答內容，便完成了訪問，談養魚業的艱辛、難維持生計等。

悲觀的他淡淡然，「反正都是這麼難做，搵唔到食，政府早點收（地）更好，收了我們不用再飄風飄雨。」新田一帶為水浸黑點，夫婦多年來死守魚塘：暴雨時他們怕魚塘水浸，會走魚；颱風時又怕東西被吹走。2018年山竹襲港，貨櫃被吹到魚塘去，要找吊車把東西吊回來，他們也不敢離開。





1983

「你覺得呢？如果讓你一個在這裡，還是外面好呢？」泰嫂問，「做了這麼久，其實什麼都犧牲掉。如果在外面工作，放工可以坐坐、跟人聊天、有幾個朋友，在這裏沒有，子女長大了，都出去了。」外人覺得新田偏僻恬靜，她卻不喜歡這種生活。

跟就哥一樣，泰哥也是養魚戶二代。他父親於60年代在米埔做基圍，後來因政府收地興建加州花園，以及世界自然基金會（WWF）在米埔設立自然保護區，父親轉為WWF工作，在基圍養蝦，泰哥從小就隨他養魚、種蠔。泰哥結婚後自立，做回老本行，在1983年來到新田養魚。

乘著高峰期，泰哥泰嫂由初時幾個塘，愈養愈多直到千禧年代管有十個塘。雖然工作辛苦，要親手親為運送麵包和餵魚，但兩人總算「一人賺一份薪水」。但後來，隨著大陸魚流入本地，他們的魚也失據。

十多年前，他們送二千斤魚到元朗的批發市場也賣得完，所以可以一次花10天，把一個魚塘的魚收穫完；現在買家上門收魚，只收幾百斤魚，他們便只能逐少慢慢收魚，收魚工人的工作日多了，要多付工資，再加上魚苗和魚糧成本上漲，但魚價跌，養魚最終難以維生。泰嫂看著情況轉壞，「以為捱一下就過了，（怎料）捱極都不過。」現時，大陸的淡水魚已霸佔了香港市場。二人道，「是很努力，但我們也很灰心。」

## 捉魚苗技藝要失傳了

「你說完全沒錢賺，又不是；你有得賺，也不多。賺不到餐飯，都希望賺餐粥。」泰哥說，本想著收入足夠兩人生活就完滿了，但一年只賺幾萬，還是不夠。

「我們淡水養魚業是沒得搞的，因為政府不支持我們。淡水養魚業是自生自滅的。」他說自己養魚幾十年，政府沒有幫助他們，也覺得「政府不會幫我們養淡水魚這幫人的」。

翻查資料，近年政府對淡水魚養殖業的支援寥寥。其中，2014年由時任特首梁振英設立的5億港元「漁業持續發展基金」較具針對性，旨在「協助漁民採用可持續而高增值的運作模式，提高行業競爭力」。不過，申請時間冗長、文件繁複等為人詬病，基金審批門檻亦高。據香港01在2019年報導，截至2018年底，有41%申請不獲批，漁護署解釋拒絕原因包括項目不符合基金目標、申請者沒有提供有關項目可行性的證明、項目效益不明顯等等。





「我係養魚佬，唔係漁夫。」

2017年，政府在基金下成立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」，資助養魚戶添置器材。每戶資助上限5萬元。泰嫂說他們上年買了水泵和艇，後來漁農署派人來為器材拍照，但到現在還沒有拿回錢。

2022年，始有立法會議員重新提出，「漁業持續發展基金」和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」自成立以來，僅向36宗個案批出6.2億元。官員回應表示，會透過舉行講座，印制宣傳單張、簡化程序等吸引申請。上年，漁農署宣布已落實優化措施，並擴大基金適用範圍。

今年年頭，泰哥動了換膝蓋手術，不敢操勞，便讓兒子和泰嫂到西貢捉烏頭魚苗。那魚網長三米，密密麻麻，待魚苗到岸邊吃微生物時，他們便張開網放在水中。魚苗細小如指甲，游過來「像風吹過浪花」，外行人看不出。再加上烏頭跟𩸶魚外型相似，要靠經驗分辨——泰哥說，𩸶魚呈青色、圓身，烏頭扁身、銀色亮眼點。他10歲起跟父親捉魚苗，至今60年，是僅有懂得捉魚苗的養魚戶。多年來堅持親自捉魚苗，就是為了節省購買魚苗的成本。

術業有專攻，捉魚苗要拋網得宜，又要小心走動，避免影子蓋著魚群，嚇走牠們。最近有人向泰哥請教捉魚苗，但掌握不到技巧。收地在即，他們說捉魚苗要失傳了。泰哥有三個孩子，都不願入行。「出去工作，我賺一萬多元一個月，星期日還可以休息，但養魚業呢，年初一至到年三十都沒得休息，都是要做。」泰嫂說養魚淒涼，「假如有後生想入行，也不准他做。」

「沒有捨不捨得。政府做事，我們一般市民是反對不了。他說要收，我們就要讓他收。」泰哥說，「我現在更加想他收，遲了五、六年才收，我這個年紀也不知道能否看到了。」

不過這些年來，孩子見他們賺不到錢，也著泰哥退休，但幾十年的感情拖著了他。他留下來，將養魚當做運動，也有收入。現在雖要放開，但他說：「一走開，你就捨不得了，每一個人都是這樣。」





| [香港濕地網](#) /

## 魚塘和候鳥的平衡被打破

香港走上發展道路，生態環境要改頭換面，泰哥泰嫂一早洞悉。小時，泰哥和父親在沙頭角和大埔的淺水處捕捉魚苗。但幾十年來，香港密集填海造地，現時岸邊水位變高，一踏進去便是海，捉不到魚苗，而且海愈縮愈窄。「將軍澳和坑口的沙難從前是拆爛船的，現在起（樓）起到出大海，出鯉魚門，快要到東龍島了。」他笑道。

「沒辦法，政府始終要發展這些地方.....如果不發展，政府很難做的，因為香港市民都要有工作，都要有地方住。」對於發展，泰哥「完全不反對」。他續說，犧牲了農業是很可惜，但是漁農業出產量愈來愈少，「我們現在本地養魚業，如果大陸外地沒有魚過來，香港所有魚塘的魚也維持不到一個月的食用。一個月也維持不到，那香港的漁農業已經沒甚麼作為。」

行業式微，他覺得已沒有回頭路。「大概60年代那時，香港可以自供自給，但現在是沒可能的事。『兩無』——香港沒甚麼呢？沒有工業、沒有農業。」

養魚戶視魚塘為負擔，想著放棄。但另一邊廂，魚塘一直是遷飛候鳥的的棲息之所和大型覓食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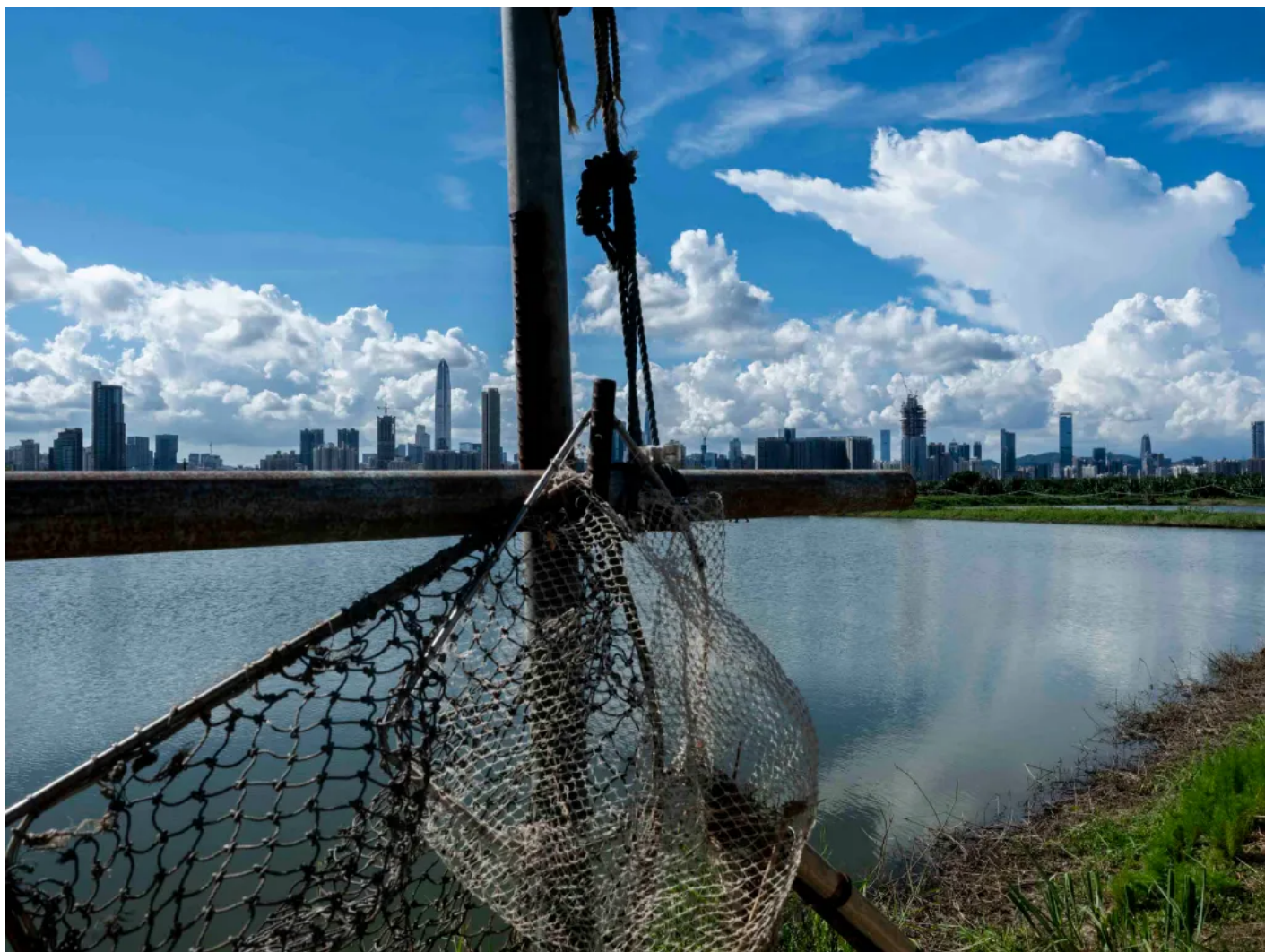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秋季至翌年4月，后海灣濕地能吸引逾160多種、5萬隻水鳥。在魚塘，飼料和排泄物會令魚塘老化、水質變差，漁民因而定期抽乾塘水，「曬塘」殺菌，雀鳥在此時可在泥地覓食。刮魚時，漁民將水位降低，亦能吸引水鳥捕魚；長滿植物的塘壘亦是雀鳥藏身之所。而自1995年，新田魚塘毗鄰的米埔和內后海灣濕地獲《拉姆薩爾公約》列為「國際重要濕地」。

魚塘經營困難，候鳥到訪成了壞事。一到年尾，一群群飛來過冬的鸕鶿把魚叨走，泰哥跟眾多養魚戶有不少怨言。「靠我們養魚養牠（候鳥），不是靠政府養。」為了推動人雀共處，觀鳥會自2012年起獲政府資助，開展「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」。若然養魚戶符合降水位和乾塘後修復塘壘等要求，又不驅趕候鳥塘內覓食等，可獲發放「生境管理費用」。

不過，是次新田科技城發展範圍中，有近56個魚塘正是保育計劃的參加者，平衡養魚戶和候鳥以至生態環境利益的那道橋，即將崩塌。漁民參與計劃多年，但魚塘最終被收回，觀鳥會高級保育主任黃雪媚認為是白費了政府過去的保育政策。

從保育而言，環團反對填塘的立場鮮明——他們強調，新田科技城是繼開發天水圍後、30年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濕地發展項目，對生態的破壞深遠而不可逆轉。





248

90

30

/

## 愈縮愈窄的海和濕地，無法彌補的生境

在發展主調下，新田能保持原貌，這與多年的保育政策有關。黃雪媚解釋，60年代未有《環評條例》之時，地產商買地填塘，興建私人屋苑和貨櫃場。有見及此，規劃署委託顧問進行研究，並在1997年發表「后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究」。研究指，魚塘是「濕地和屬於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的一部分」，政府應採取「不會有濕地淨減少」的概念，「替代魚塘的用途亦必須是濕地」。隨後，城規會劃分「濕地保育區」及「濕地緩衝區」，在一般情況下拒絕區內發展。

自此，政府著手把關保育濕地。本土研究社整理過往十年、共50項涉及填塘的私人發展工程申請，當中涉及約32公頃的魚塘面積，除去7項處理中的個案，有8成被城規會拒絕及限制，同意填塘的面積僅約7公頃。

不過，是次的發展範圍一反多年原則，瞄準151公頃的「濕地保育區」及97公頃的「濕地緩衝區」，並填塘90公頃。黃雪媚憂慮將埋下隱患：「（政府）做了一個很壞的示範，給其他潛在的發展商知道：你可以這樣做，為甚麼私人發展商過去不可以這樣做、將來不可以這樣做？」

另外有官員表示填塘範圍「有一半已經荒廢，甚至不怎樣用」，黃雪媚認為「荒廢」這詞誤導，令人以為「不活躍的魚塘」沒有生態價值。她舉例，2023年，觀鳥會在新田的閒置魚塘錄得青頭潛鴨的出現紀錄，是近10年來首次。青頭潛鴨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（IUCN）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被評為「極度瀕危」，全球僅餘150至700隻。

她補充說，這或因為魚塘的設計、地理位置，或沒漁業操作，少人類干擾，所以吸引鳥類棲息。而大型猛禽需要極大空間，如新田有一半濕地消失，「我們都不肯定它將來會不會回來。」

為「補償」生態影響，政府將在發展範圍外的魚塘區域設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，但比起2021年初提出時，公園計劃面積大減35%至338公頃。政府表示計劃提升魚塘的生態功能，包括擴大魚塘、移除驅鳥裝置，以及必要時放置餵飼的雜魚，估計雀鳥密度可提升45%，同時亦會推廣生態旅遊和教育等。政府又承諾，會在保育公園2026至27年工程開展後才開始填塘。

今年5月，在環保團體的反對聲中，環保署在落實生態緩解措施、成立環境監察小組等「條件」下有條件批准新田／落馬洲發展樞紐的環評報告。10月19日，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300億元，用作首期第一階段的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，當中涉及43公頃的創科用地。項目須收回約54公頃私人土



地，遷出各二百多個住戶和經營者，而受影響常耕農地約3公頃。11月25日，立法會工務小組同意科技城和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項目，共272.6億元撥款申請，將交由財委會審議。

如撥款獲批，工程將在今年年底展開，目標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平整首批創科用地。

至於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，政府表示正進行多項技術評估，包括交通、生態、排污、景觀等，並計劃在2025年下半年聘請顧問，展開第一期詳細設計。而根據在10月24日公布的《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策略可行性研究》報告，公園預計要2039年才全面落成。

對於保育公園的細節，黃雪媚仍有很多疑惑：保育區會有甚麼生境？將如何營造？建造時間表和長期預算是甚麼？工程對環境的影響等？她說，以往南生圍發展計劃或發展商項目中，會包含生境管理計劃的報告，列出目標保育物種和補償方案、財政安排等。她擔心是次政府會拖延，令公眾無法給予意見，「凌駕了本身的遊戲規則。」

地政總署人員來過泰哥的家，在地圖上畫出收地範圍，「但是做什麼，做保育還是起樓，我們又不知道。」無論是甚麼，終究也是收地，泰哥沒氣力做下去，「做哪樣我都不緊要了。」泰嫂應道，「日後做的時候，我們便知道。看到就是，我們未必看到。」



74 40 /

## 天水圍至新田，兩次收地，拒絕至順從

7月陽光普照，陳國新領記者到他魚塘上的小屋。74歲的他精神奕奕，一身淺牛仔恤衫和長褲、戴草帽、掛墨鏡——他年輕時為剗泥機補鏈板，經常燒焊，又曬太陽，動過白內障手術後要保護雙眼。

門前兩棵高聳的棕欖樹是他家的標誌。經過小橋，進入小屋，年復年的日曬令鐵皮鼓起小泡；內裏悶熱，客廳中一幅幅夫妻合照和全家福整齊排列，旁邊有掛了蚊帳的床。走向面朝魚塘的露台，地上鋪滿鐵絲網。從前陳家養鴨，排泄物從洞子跌進魚塘，成為飼料。

今年曾有地政人員到訪，為他的屋子和魚塘登記，但未知詳情。現在陳國新管有三個塘，兩個塘有魚，另一個小塘放了魚苗。刮完兩個大塘的魚後，他會把水抽走「乾塘」。待冬天候鳥飛走，便把魚苗過塘養大。未及收地，「那些魚苗，下年八月我想都刮得完。刮埋佢，唔落本養住，實在太辛苦了。」



「我經常都說我跟我老婆說：（政府）早收了，我就早放棄不做。心灰意冷。我說明了我在這裡當過日子而已。我年紀太大了。」——這是他留下的唯一原因。像他這樣的小戶，養魚已賺不到錢，陳國新為養魚戶和保育區的魚塘剷塘，賺幾千元幫補。

他養魚40多年了。60年代大陸鬧饑荒，陳國新和家人坐漁船偷渡來港，父親當紮鐵工人，他到玻璃廠當學徒。後來父親租了天水圍的魚塘，出市區工作時讓家人打理。陳國新認識了漁民出身的黎金弟，二人結婚。老人說「一份生意十份工」，他便在水圍租魚塘當做生意，又紮鐵幫補生計。

第一次收地是在80年代，天水圍要發展新市鎮，陳國新無奈又不捨得，「那時養魚養鴨都是很好，和現在是兩回事來。」他和其他養魚戶去港英政府的布政司署和港督府「拉旗仔、擔橫橫額」抗議。反抗沒成功，陳國新遷往新田繼續養魚。

七八十年代，鴨跟鵝的價格高，是養魚戶的重要收入來源。最蓬勃之時，陳國新的棚聚滿800隻小鴨，牠們初來時會怕黑亂跑，把同伴壓死，所以晚上要點火水燈，又要分批放進箱子，怕會焗死。鴨子沒大礙，陳國新又起床刮魚，送到批發市場。

直至近90年代，為了阻止禽畜廢物污染，環保署劃定禁制區，又鼓勵禽畜農場持牌人退還牌照；再後來，禽流感頻發，政府禁止散養家禽，漁民家禽養殖走進歷史。陳國新不忿，跟漁農署爭辯，說天空的雀鳥也會排便，為何要趕絕他們的家禽。

自那時起，他失去養鴨的收入；同時大陸進口魚衝擊市場，本地魚送到批發市場也賣不出去，所以現在讓就哥的工人為他收魚，「你說我養魚還有什麼用，賣魚賣得這麼失敗也有。」他續說，「市場賣魚不是萎縮了，而是國內運了太多來香港」。

「根本政府可以說是將來取締了我們，不准我們養魚。」

|\n/

數算政府這些年對他的援助，陳國新說初到新田之時，魚塘有死魚或走魚，他曾獲補助。但之後的申請不成功。近年，他拿到資助買了水泵和電線，但聽說要收地，怕用不著便沒再申請。他覺得，漁農署和政府未有盡力去維護香港的農業。

陳國新想過在新田養老，因為這裏無拘無束。他回想天水圍收地時，很多50多歲的養魚戶索性退休，過幾年便過世了。「困住佢無得行啊嘛，我們這些周圍行、去晨運，沒有人理你，（新田）好在此度。」新田於他眼中，勝在環境好、空氣好。



很久之後在水圍，他修塘壘時電鋸漏電，往他的大腿輾過，所幸沒傷及神經線和骨骼，但留下疤痕。另一次，他回廣州採訪堂姊，她望見陳國新的手因紮鐵彎掉，說他在香港熬得辛苦，若當年沒有偷渡的話，留在大陸便可有車有樓。

「我覺得來了香港，雖然不是大富大貴，總之過這個生活，都覺得挺好。」他說那時饑荒，當然要走，而且大陸改革開放前，親戚生活也苦，現在他沒打算回大陸定居。

夫妻二人養魚，把幾個孩子養大。一到假期，他們拋下書包到魚塘玩耍，騎上剷泥機、蹲下看鴨子。十多年前，陳國新想過把魚塘轉讓，孩子卻不捨得。現在最小的孩子快將40歲，孫子也長大。但他不想子女接手，因為養魚要看天氣，又不能完全依賴機器，甚是困身，就像無時無刻背著一個大包袱，他不要連累他們。

從他的家遙望深圳，天秤懸掛半空，高樓堆砌的天際線無限延伸。幾十年間，北邊由荒蕪原野發展成大城市，新田仍保留著魚塘和山景。隨港深融合，大型工程在邊界頻繁起動：2007年通車的落馬洲支綫、2015年通車的廣深港高鐵福田站、在北部都會區聲勢下興建中的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，以及即將動工的北環綫。四方八面都在收地造地，這次版圖擴展至新田的魚塘。

「將來再遲一點，應該簽證（回鄉證）什麼都不用了。可以打張卡好像入閘，檢查都不用。」陳國新說。

／

陳國新從新聞上看到新田收地是為了創科。他覺得，香港搞科技城是為了招攬人才，和大陸競爭，方向正確。不過，若土地沒好好被利用，豈不會浪費？「我地諗唔到呢一層。」他說，「搞得到就好叻，搞不到就沒辦法，照做了……你收（地）到來我就走，收不到來就照做。」

「收了，最不捨得是在這太久。」陳國新手機儲了許多新田的風景照。日落時分，紅橙色晚霞浸染在天空和水面上，如「火燒天」；夕陽掛在山坡和水面之間，他的屋子、魚塘和棕櫚樹都入了鏡。他看見便拍下，當珍藏分享給記者。

## 本地魚游到哪？

下午酷熱，黎金弟在屋外的亭子下坐著，棚上的火龍果成熟變紅，串串香茅長高，但今年收成的大樹菠蘿有黑斑，陳國新說樹老了。



魚塘又過一個循環。每隔一段時間，魚塘積聚有害的微生物，漁民便抽乾魚塘，「曬塘」消毒，又會剷塘——將泥推回到塘的周圍，修復塘壘，保持其斜度；不然，塘壘的泥會隨時間而垮，變垂直後魚民很難走上去刮魚。

陳國新最近才剷好一個塘。他走上小型黃車鉤機，推動手掣，乘著機械的唧唧聲倒後下塘。塘中有淤泥和積水，他駕鉤機將泥土翻開待曬乾，又細心將泥分佈至塘的四周。

收地後，塘少了，「完全唔做啦，我們無啊嘛」。

在就哥的魚塘那邊，工人今天有大收穫，抬了條大魚到車上作晚餐。一箱箱烏頭則隨貨車到達聯興圍，逐一被套上「優質養魚場計劃」標籤——那是漁農署計劃，透過養魚場、魚苗登記及品質保證制度，確保魚產品是「本地」和「優質」等。就哥說登記後，魚能買貴點，「有少少用」。

就哥家中牆上掛著一幅照片——2018年，就哥獲政府授勳，表揚他在促進水產養殖業方面貢獻良多，聯興圍花炮會為他擺盆菜宴慶祝。他穿西裝、在魚塘為醒獅點睛。就哥記得在禮賓府從林鄭月娥手上接過勳章，但沒有聊天，那時新田科技城未出台。

工程在即，「一路沒得做了，一路要依靠大陸，你想說吃本地魚也挺難。」不過他說香港人愈來愈不愛吃魚，只有老一輩還在吃，「喜歡吃那些煎煎炸炸的，又說腥又說多骨。以前的人不是，越腥越好吃。」

日落將至，就哥背對魚塘坐在著，狗陪伴在側。他多年以魚塘為家，蚊不叮他。他道，雖然和兒子建立了漁業公司，但兒子是生意人，不喜歡也不太會養魚，而夥記跟他十多年，也算是徒弟，但不是人人願意學，他已有後繼無人的打算。

就哥看得很開，他說若有魚塘，還可以養，但笑道，「不過我養到尾咁際，我仲有幾多年命呢？你話喇。」